

消失中的事物

6D 馬皓沂

「約你今年九月一日，一起回去小學去，好嗎？」我說。

坐在我面前的女生叫文思，從小學四年級起她就與我同班，後來與她升上同一間中學，大家有個伴兒，真開心。她打開記事本，她喜歡用不同顏色的螢光筆來標記日程。

「呃，似乎沒有什麼閒暇的時間呢！你怎麼中五了還想回小學去？」伴着紙張不斷翻動的聲音，她很快地下結論，並投來兩枚白眼。

我們雖然同班，但我和文思不同，我只修讀兩個選修科，而她因成績好，所以毫不吃力地修讀着三個選修科，所以她的回話就是：「我要讀三科，用的時間肯定會比你多吧！還要參加每一科的補課，哪有空回去小學啊？等以後再說吧！」

回家途中，我踢起路邊的小碎石，一些掉進水窪中泛起漣漪，其餘的則在石屎地上舞動着。

我坐在家裏的沙發上發呆。後來，換了個姿勢，掏出最新型號的智能手機，用多人視像的功能，發起小學聊天群的多人視像通話，想問一下有沒有人能一起回母校。

「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」，響了二十聲，仍沒有人回應。我從通話頁面退出來，看了看上一次的聊天記錄，原來已經是一年前的了。

還記得升中分配結果出來的那一天，無論派得好與壞，班主任祝福我們。臨走時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抱的抱，我當時真的認為，即使踏進中學，這一級的同學也一定會保持聯絡的。班主任說了句：「行了，都散去吧！記得每年回來看一看你們的老師就好了。」

「好——！」全班都這回應着。與此同時，我們這班人也打開了進入青少年階段的大門。

升中第一年的九月一日下午，我們各自穿上不同的校服，兩手提着水果籃回到小學校園，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新生活，看似牛頭不對馬嘴，卻竟聊上好幾小時。

第二年時，我們依然相約在小學的校門前，看門的認得出我們這一班人，還跟我們說：「你們的老師真幸運，有你們這麼一大群兒女。」

第三年時，聚會用的課室多了一半的空位子，老師開玩笑地跟我們說：「哎呀，這才中三就把你們的媽給忘了啊？」「怎麼會？不會忘的。」一位同學搶着說。

後來的那一年，這個說着不會忘記老師的同學，也沒有出現了。那一年甚至只剩下一輛的士那麼多的人去。沒有人發現，那一年班主任扯着笑臉，跟我們幾個稍微「孝順」的「女兒」，交換着彼此的趣事和生活的近況。

我掏出擺在錢包的那張有點皺了的「全家福」。相中的我們如路旁的石子，有的掉進水窪裏，沉醉在自己泛起的一圈圈漣漪中；有的還在路上打滾，幸運的話還能找到一個好的角度，再向上跳躍到更高的地方。可是，彼此之間卻因摩擦和風蝕，漸漸少了相碰的機會。

時間一直流逝，在成長期間，我們面對着一個又一個的試煉，對於以往舊有的回憶，卻毫不留情地用鼠標通通拉進資源回收筒內，再按一下右鍵把它們清空。

這一年，我一個人背着書包，走進陌生的小學，原本看門的工友已變成了一台面容識別機器，我按下以前的班級和學號，螢幕顯示的是「無法辨識」。可笑的是，當我點擊「外來訪客」，冷冰冰的機器卻帶上熱情的面具，歡迎我的到訪。

當一切舊有的特色節目和人情味漸漸消失後，在這條回憶小徑上來回走着的就只剩下我一個，我是不是也沒必要再回頭……？